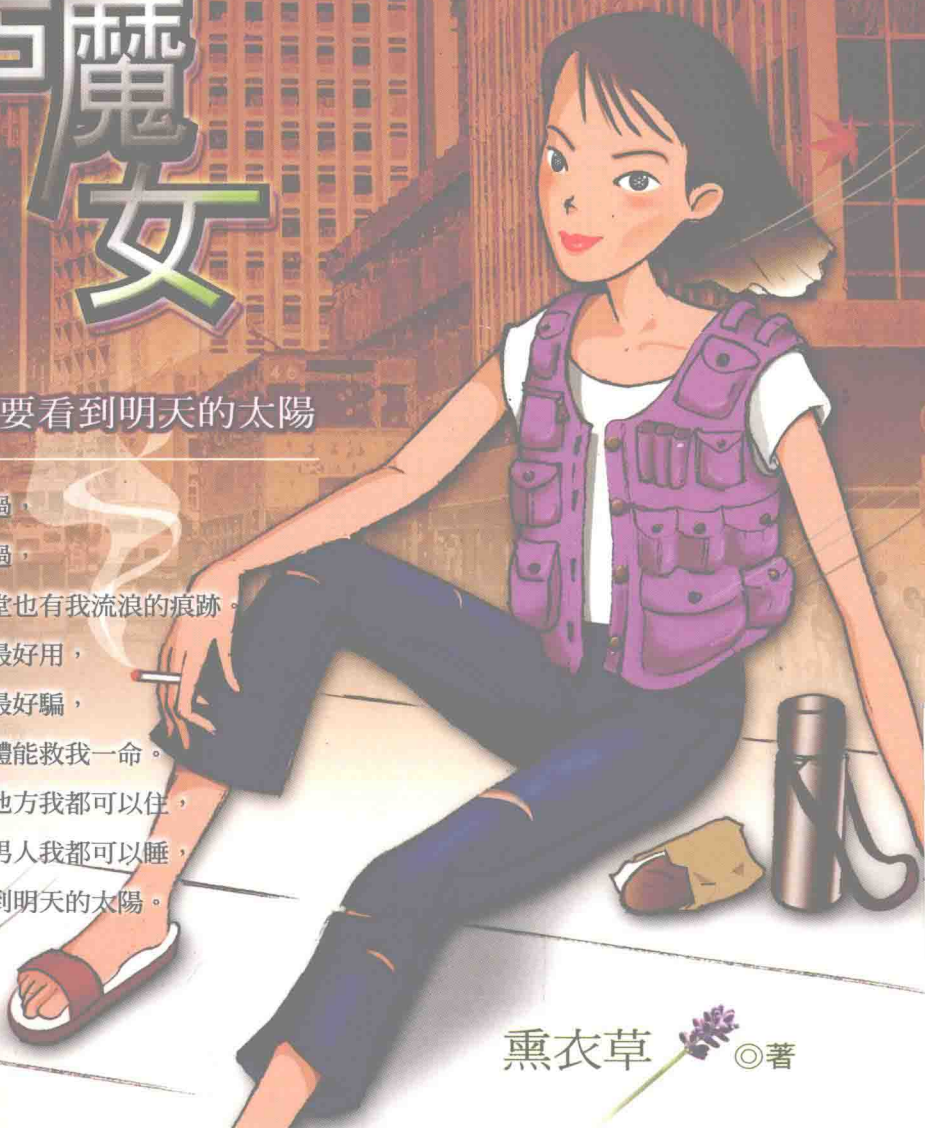


廟 居★魔 女

我只想要看到明天的太陽

橋下我住過，
倉庫我待過，
寺廟和教堂也有我流浪的痕跡。
男人的錢最好用，
男人的心最好騙，
男人的身體能救我一命。
什麼樣的地方我都可以住，
什麼樣的男人我都可以睡，
我只想看到明天的太陽。



薰衣草  ◎著

繭居魔女

我只想要看到明天的太陽

薰衣草  ◎著



繭居魔女

作 者／熏衣草

發行人／羅順楷

編輯總監／余佳璋

主 編／陳郁惠

責任編輯／陳怡文

封面設計／許丁文

出 版／星定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中正區（100）金華街 17 號 10 樓

劃 撥：19476059

戶 名：星定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電話：(886-2)2341-1889

傳真：(886-2)2341-1779

電子郵件信箱：stardoms@ms53.hinet.net

經銷代理／凌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五股工業區五權三路 8 號 4 樓

電話：(886-2)2298-3838 傳真：(886-2)2298-1498

打 字 行／辰皓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版 次／2002 年 5 月 初版一刷

I S B N／957-2017-86-1

定價 180 元 ◆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蘭居魔女／熏衣草著.--初版--臺北市：
星定石文化，2002[民 91]
面；公分.--（Story 系列：102）
ISBN 957-2017-86-1（平裝）

857.63

91005259



Contents



之一

當阿給遇上擔仔麵

001

之二

葡萄紅色的背心

016

之三

流浪者的聚會

028

之四

失業

044

之五

鮑魚粥

058

之六

貴婦行善日

076



之七

剝落的指甲油

092

之八

轉圈

106

之九

交待

122

之十

生日星光

132

之十一

尋找

144

之十二

重逢

160

之十三

回家

170

之十四

大雨

182



之一 當阿給遇上擔仔麵

我就住在通往十三樓的樓梯口，夏天晚上蠻涼的，睡到一半還會想要移到頂樓，讓月光洩在我身上，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意淫。

一覺醒來。好耶，又是一天的開始，為了慶祝今天是週六不用上班，我用兩手興奮地拍打我那壯觀的小腹，喔伊喔伊喔。

我的鼓長在我身上，開心時就打鼓，受委屈也擊鼓。我的小腹是我的愛也是我的痛，雖然沒有什麼裝飾性，卻有豐富的功能性，美食在這裡埋葬，慾望從這裡開始。

我叫阿給，本名是蔡麗給，快三十歲了，台中人。我永遠以我是台中人為傲，沒有道理，也不需要道理。不過，我自從唸完高中後，就一直待在台北唸書和工作，這樣算起來，我可以算是半個台北人。我總是覺得台北人最喜歡穿

的顏色除了黑色就是灰色，彷彿整個城市天天都在守喪，真奇怪，到底在哀悼誰啊？

今天的陽光特別燦爛，該起來刷牙洗臉了。我最近住的地方是在淡水附近的舊公寓，更正確的說法是在舊公寓的陽台上。我的屋主其實是三房東，她看我可憐，於是把她房間的陽台讓給我住。我當時聽到她不收我半毛錢時，我激動得猛親她，真是爽斃了，沒想到這年頭還有這麼好心的大學生。

我的房間只有一個水龍頭，就像一般放在陽台的水龍頭，不過它的功能不是用來澆水，而是用來供我日常生活用水。我打開窗戶，拿起整夜都放在外面的小臉盆，果然有些露水，真好。我打開水龍頭，盛了一些冷水，加上昨晚的露水，愉快地洗起我的臉，今天的我又比昨天美了不少。

洗完臉之後，我就用這些水刷起牙來，手中的牙膏是在飯店拿來的，不過我從來沒住過飯店，偶爾卻會充當打掃婆婆去搜刮一空，嘿嘿，收穫可豐富呢。看起來牙膏快用完了，我用剪刀剪開後，哇，軟管內側還剩這麼多，我滿

足地刮起一些，再小心翼翼地把牙膏放好。

我雖然沒有浴室，每天的盥洗就這樣輕輕鬆鬆、簡簡單單地解決了。照例我每天一大早就到公司洗澡，我會盛了一個小水桶，在廁所裡擦澡，等到一切就緒之後，我就拿手機在辦公室充電，邊充電邊看公司的報紙、上網收信，早到的總經理看到我以為我一早就到公司賣命，每次跟我道早安時，感動得嘴唇微微顫抖。

不過今天不上班，我也省去晨浴的工夫，但是我一點也不覺得惋惜，因為昨天晚上我到聯誼俱樂部打完工，已經在那兒痛痛快快地洗了熱水澡。週末的我是俱樂部的小妹，每當換班的時候，我就會在那裡的溫水游泳池游泳，然後洗個愉快的熱水澡，那種肥皂的香、熱水的滾燙，簡直要把我送上天堂。而且跟這些有錢人泡著同一缸的水，覺得自己的皮膚好值錢哪。

我把陽台的窗簾拉下，換起衣服來。我的衣物全是別人給的，不過我也很挑剔的，從不拿易皺摺的、需要乾洗的衣服，更別提那些羽毛和大耳環了，如

果扛這些東西流浪，我早就被壓垮在路旁了。

我最引以為傲的是收納工夫一流，我的空間只有一張床，和旁邊狹小容身的走道，可以讓我沿著牆壁彎下來，拿取床底下的東西。我的床是一塊大木板，用空心磚架起來的床，底下放了許多書和雜誌，還有臉盆和盥洗用具，沒浪費任何一點兒空間。我的居家用品都是跟同事要貴賓卡在百貨公司排隊換來的，我的梳妝檯、書桌和餐桌全都在一塊木板上，這塊木板釘在牆上，是活動式的，需要的時候就扳下來。左邊的牆上釘了許多的格子，放了許多的衣物，每一件都可以變換成許多搭配的方式。

我的陽台房間只有一個小鍋子，別看它又小又生鏽的，它可是煎、煮、炒、炸樣樣行，光是炒別人給我的剩菜就香得不得了。我很感激我的房間有一排窗，可以讓我覺得這個房間很寬廣，也可以看到雲朵浮在空中可愛悠閒的樣子。我的右側除了通往客廳的門以外，就是一面牆了，這面牆有著如天空與海洋湛藍的一片，是我辛辛苦苦油漆上的。躺在床上，左邊是真正的天空飄著真

正的雲，右邊是想像的天空飄著想像的雲。

我每天早上吹著口哨以腳踏車代步，騎到捷運站換捷運坐。我從沒有買過捷運卡，因為太貴了，想到捷運咻一下就到了，還要我掏出那麼多錢，心疼哪。我常幫同事一些小忙，像影印啦、打字啦、傳真啦，順便問他們有沒有坐不完的捷運卡，哎呀，同事彼此間略施小惠也是應該的嘛。我偶爾以手機與人聯絡，但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除了主動打給我之外，休想聯絡得上我。

說到住，我在台北落腳過的地方太多了。倉庫我住過，寬敞到天天都想跳舞，只不過舞伴都是老鼠；寺廟和教堂我都住過，但是我每天都想要男人，所以不太方便；樓梯我也住過，我待過一棟十二層樓的大廈，就住在通往十三樓的樓梯口，夏天晚上就蠻涼的，睡到一半還會想要移到頂樓，讓月光洩在我身上，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意淫。

在台北什麼都貴，好像吸一口髒空氣也要付錢，房租更不用說了，真要我的命。

不過我的三房東最近要搬家了，因為真正的房東打算把房子賣掉，我也該為自己的下一個落腳處打算了。我看上了木柵的一棟電梯大廈，兩房一廳一衛，月租竟要兩萬五，嘖嘖嘖。

雖然我住不起，但是我對周圍的環境還算滿意，就打算去樓頂住看看。沒想到頂層住戶已經在樓頂加蓋，這怎麼可以？後來我想到，既然住不起房子就住陽台嘛，這種地方我又不是沒住過，反正陽台的空間幾乎就是我的床的空間，這就夠了。

有了上一次住陽台的經驗，我這次也就信心滿滿。有天晚上，我撥電話過去，打算跟B棟七樓的新房客商量。

「小姐妳好，」我說，「我是上次跟妳同時去看妳現在住的那間房子的蔡小姐。」

「蔡小姐妳好，不好意思哦，房子我先租下來了。妳找到地方住了嗎？」她說。

「沒……沒有。」我說，「我租不起。」

「那妳房租到期了嗎？妳有地方住嗎？」她說話的聲音高了起來，聽起來有些緊張。

「沒有啊，」我開始裝可憐，吞吞吐吐地說：「我現在急著找地方住，不可以請妳讓我住客廳旁的室內陽台，妳來當二房東，算我便宜一點好不好？」

我不斷地懇求她，其實我根本就不打算付半毛錢。

隔了幾秒鐘，她卻在電話的那頭啜泣了起來，我連忙跟她說：「妳不願意就算了，我再找房子住就可以了，妳何必哭呢？」

「蔡小姐，聽妳這樣說我覺得妳好窮、好可憐哦！妳不要客氣了，請妳先來這裡待著吧，不要睡什麼陽台，也別管房租的事情，求求妳，我老家的皮皮都還睡主臥室呢。」她仍在啜泣地說。

不收房租！我右手拿著公共電話的話筒，左手不知不覺地敲起我的小腹，

喔伊喔伊喔！

好窮、好可憐？我怎麼都沒有感覺，我只是付不起房租罷了。

或許她只是一時的同情，也許明天她就開始跟我計較錢了，這種事情我碰多了……人的同情心只有三分鐘熱度。

為了防患未然，我說：「我看過那個室內陽台了，鋁窗做得還不錯，下雨天應該不會漏水進來，空間也還可以，只是因為房東不肯讓我這樣住，她以為我瘋了才會住陽台，所以我才打電話找妳商量。」

「不要再說了，妳今天就搬過來住！我想正常的房東都不會讓房客住那個小地方、收那一點小錢，再說如果妳半夜夢遊，翻個身就當空中飛人了。我把客廳讓出來給妳，我的浴室也分妳用，妳只要交一部分的水電費就好了……哎呀，先不要想水電費的事情……」

我掛上電話後，為了怕她反悔，我立刻拎著行李直奔新家，反正先住一晚是一晚。

我大約一個小時就到了。當她開了門時，身穿一襲粉紅色Hello Kitty的睡袍，頭上還繫著粉紅色的捲子，睜著兩顆大眼睛看著我……我還以為我進了少女漫畫王國。

我提著我那本來就不多的家當，直往屋子裡頭衝去。我就在客廳靠陽台的一處，卸下行李，拿起抹布擦起地板來了。

哇，都是灰塵，太有成就感了！我一直來回猛擦。

「蔡小姐嗎？」她問，「還沒有請教妳的大名。」

「叫我『阿給』就可以了，就是淡水的阿給，吃過沒？」

「哇，我最喜歡吃阿給了，嗯……豆皮裡包著冬粉，喔伊細伊！」她眨眨眼睛，興奮地說著，「我也蠻喜歡吃鐵蛋、蝦捲和酸梅湯，還有魚丸湯也很好喝……」

她絮絮叨叨地說著，我繼續捲起袖子擦著地板。住在房子裡的感覺真不錯，地板就算髒了也很好洗，不像上次我住倉庫的時候，地板都是油漆罐打翻

的印子，弄了一地要刷也刷不起來，鋪報紙睡覺的時候，油漆灑過的地方都會凸凸的，睡得很不舒服。我以為我已經可以四海為家了，那時才知道我也有像豌豆公主的時候，只要床下有一點豌豆般大小的突出物，就讓我覺得不舒服得輾轉難眠，可見我的命實在是太好了，要是多磨練幾次的話，就算底下是釘子也可以酣然入夢。

擦了好一陣子，我的汗水流遍了背脊，黏黏的真受不了。

大眼睛女孩站在客廳的中央，發表她對淡水小吃、士林夜市小吃、基隆廟口小吃的看法，我一直提著水桶來回浴室和客廳一角，不停地擦擦抹抹，只要把落腳的清潔工作搞定之後，我就可以痛快地洗個澡。

當她說到台南小吃的時候，這時我也把角落清洗得差不多了，開始拉開我的睡袋、並且整理起我簡單的衣物時，她突然對我說，「啊，一直講吃的，我都忘記介紹我自己了，我叫做ㄉㄣ、ㄉㄣ、ㄉㄣ。」

我差點把我眼前那一桶髒水給打翻，比我的名字還俗。

我揪著手中的髒抹布，差點拿來擦我額上的汗水，說：「妳爸爸是不是希望下一胎是兒子啊，這樣子做實在太明顯了。」

「妳弄錯了，是擔仔麵的『擔擔』。」她解釋著。

「難不成妳的爸爸是賣擔仔麵的？」我說，這時汗水從背上流到臀部，好癢喔。

「對呀，當年我爸追我媽的時候，我媽每次買麵時他都會多加一顆滷蛋。」她笑著說。

「有意思。」我說完撓撓背又抓抓大腿，全身都濕透了。看到擔擔欲言又止的樣子，我趕緊以最快的速度拿出我的衣物，準備要去洗澡了。

能用蓮蓬頭洗澡是我最能感受到幸福的時刻，像我這種以四海為家的人，沒有專屬的浴室，必須在住處準備一個尿桶，每天按時倒在臭水溝裡，今日事今日畢，如果延畢不如槍斃，我可是很注重衛生的。所以啦，每天要辦的大事都是趁上班的時間，反正在公司總會做得一肚子大便，在那裡洩ㄔ、最有感